

<<散文随笔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散文随笔卷>>

13位ISBN编号：9787020086528

10位ISBN编号：7020086527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时间：张洁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04出版)

作者：张洁

页数：44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散文随笔卷>>

前言

不记得我写过多少文字，却记得写过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

文集的出版，给了我一个清理的机会。

如果将来还有人读我的文字，请帮助我完成这个心愿——再不要读已然被我清理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更不要将它们收入任何选本——相信版权法的监控力度，会越来越强。

收入文集的篇章，在我看来有些仍不必留存；但其中许多已在西方若干国家出版发行，并深受那里读者的喜爱，因此不能一一删除，还得保留一部分。

不然的话，如果那里的读者问起它们的出处，远在异国的出版社不易搜寻。

凡事难两全。

作者

<<散文随笔卷>>

内容概要

《张洁文集：散文随笔卷》文集的出版，给了我一个清理的机会。不记得我写过多少文字，却记得写过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

如果将来还有人读我的文字，请帮助我完成这个心愿--再不要读已然被我清理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更不要将它们收入任何选本--相信版权法的监控力度，会越来越强。

收入文集的篇章，在我看来有些仍不必留存；但其中许多已在西方若干国家出版发行，并深受那里读者的喜爱，因此不能一一删除，还得保留一部分。

不然的话，如果那里的读者问起它们的出处，远在异国的出版社不易搜寻。

凡事难两全。

<<散文随笔卷>>

作者简介

张洁，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会员。

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无字》（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只有一个太阳》《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四只等着喂食的狗》；短篇小说《森林里来的孩子》（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祖母绿》（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以及《方舟》《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一生太长了》等作品集。

是我国第一个获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三项大奖的作家，也是唯一两度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

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罗马尼亚等多种文字出版。

1989年获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2004年获意大利仁惠之星骑士勋章。

<<散文随笔卷>>

书籍目录

挖荠菜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

捡麦穗梦叮梢假如它能够说话那过去的，已然过去一只不抓耗子的猫何以解忧，唯有稀粥一扇又一扇关闭的门母亲的厨房又挂新年历大头太阳的启示不忍舍弃那一年，我二十三岁Give Away幸亏还有它被小狗咬记哭我的老儿子帮助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始信万籁俱缘生乘风好去你不可改变她清辉依旧照帘栊黄昏时的记忆我的四季我的船过不去的夏天香港来风“张洁”的苦恼如果你娶个作家不再清高这时候，你才算长大千万别当真我为什么失去了你没有一种颜色可以涂上时间的画板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在马德里“讨乞”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我最喜欢的是这张餐桌”想起五月那个下午对于我，他没有“最后”此生难再你再也无法破碎的享受有幸被音乐所爱最为著名的单相思与男人“说清楚”的某些记录也许该为“芝麻”正名像从前那样，说：“不！”

”“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去年，在Peloponnesus多少人无缘再见“我很久没有喝过香槟了”我那风姿绰约的夜晚别把艺术家当标杆对不起了，莫扎特从裕仁之死说到引导舆论把退却变成胜利的行家谁为我们养育了烈士以一百一十八条命的名义投降，行不行？

小诗一束

<<散文随笔卷>>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

逢到春天，我就格外怀念家乡，这大概是因为它和我童年时代的许多回忆，交织在一起的缘故。

童年可不是童话，也许还和童话恰恰相反，但它还是让人怀恋。

在那乡野的游戏里，最使我神往的莫过于春天放风筝。

那时，太阳照在黄土岗子上，照在刚刚返青的树枝上，照在长着麦苗的田野上，也照在孩子们黑黝黝的脸蛋上……淡蓝的、几乎透明的天空中，悠悠地飘着孩子们的风筝。

那些风筝，牵系着他们的欢乐、苦恼和幻想。

偶尔，断了线的风筝，会使那小小的、本是欢乐的心，立时变得怅惘，仿佛自己的魂儿，也随着那断了线的风筝飘走了。

想到风筝，自然会想到兰英姐姐。

小时候，我是一个十分笨拙的孩子（现在又何尝不是一个笨拙的老太太），对我来说，不论什么事，都比别的孩子困难得多，自然也就常常成为其他孩子的笑柄。

比如我扎的风筝，要么飞不起来，要么刚飞起来就像中了枪弹的鸟儿，一个倒栽葱跌落下来，便立刻引起其他孩子的哄笑。

那些笑声，往往伴着我的眼泪。

兰英姐姐不但责备那些讪笑我的孩子，还为我扎我喜爱的、任何一种样式的风筝。

我坐在她身旁的小凳子上，一边看她扎风筝，一边听她轻轻地唱着。

她轻曼的歌声，像母亲轻柔的手，抚爱着我受了委屈的心。

她扎的风筝，比哪个孩子的风筝都好看，也比哪个孩子的风筝起得更高，更平稳……且不说放风筝的游戏有着多么大的乐趣，只看兰英姐姐挺着秀美的身条，在旷野里随着不大的风势，不时抖动着风筝上的绳索，一根长长的辫子，在柔韧的后腰上甩来甩去，就够让我心旷神怡的了。

后来，兰英姐姐出嫁了。

在乡下，嫁姑娘讲究卖了几担麦子。

姑娘越好，卖的麦子越多。

我记得，没有哪个姑娘超过兰英姐姐的麦价。

等到迎亲的那一天，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大伯子、二姨子、亲戚朋友，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就像到了年根儿，人们脱手了一头牲口，到手了一笔好价钱那么知足。

人们吃着、喝着，一直吃到、喝到连他们自己也忘了他们聚到这里吃喝的原因。

他们谁也不会去想一想，兰英姐姐嫁的那个男人好不好，会不会疼她，她满意不满意自己的出嫁……

那个男人长了一脸的胡子，一双眼睛长得那么野。

他也像参加婚礼的那些人一样，放肆地吃着、喝着、笑着。

他的笑声又大又刺耳，逢到他笑的时候，就像放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排炮，总是吓得我心惊肉跳。

兰英姐姐就要走了。

她骑在那匹小毛驴儿上，毛驴儿的脖子上挂着的小铜铃擦得真亮，铜铃上还挂着红缨子，鞍子上还铺着红毡子。

兰英姐姐的发辫梳成了髻子，插着满头的红绒花儿，耳朵上摇曳着长长的银耳环，穿着红袄、绿裤子

。脸蛋儿是那么丰腴，嘴唇是那么鲜红，一个多么漂亮、多么新鲜的新媳妇啊。

我却伤心地想到，她再也不是我的兰英姐姐了，她已经变成那个男人的新媳妇了。

我好嫉妒、好伤心哪！

我巴不得那个男人一个失脚，跌到地狱里才好。

迎亲的唢呐吹起来了，好火热的唢呐啊。

兰英姐姐却哀哀地哭了。

我明明知道，村子里的姑娘出嫁时都要哭的，但兰英姐姐的啼哭，却让我分外气闷。

她哭的什么，是惋惜一去不复返的少女时代？

<<散文随笔卷>>

是舍不得爹娘兄弟？

是害怕以后就要陪着一个陌生的男人，过着的漫长岁月……那日子真长啊，长得让人看不到头。

这以后，我很少看到兰英姐姐了。

偶尔她回娘家住上几天，也总是躲在屋子里不肯出来。

人们渐渐忘记了，曾经有那么一个愉快而美丽的姑娘，在这里出生、长大、出嫁……更忘记了在那姑娘的婚礼上，吃过、喝过用卖她得到的麦子换来的美酒佳肴、换来的欢乐……过了几年，我听说那男人得了一场暴病，死了。

我暗暗为兰英姐姐松了一口气。

以后，兰英姐姐也就常常回娘家了。

可是，那曾经丰满的脸蛋，像是用刀一边削去了一块，又总是蜡黄蜡黄的。

闪亮闪亮的眼睛，变得又黑、又暗、又深，让人想到村后那孔塌陷的、挂满蛛网、久已无人居住的废窑。

她老是紧紧地抿着变得薄薄的嘴唇……那嘴唇曾那样鲜红。

她锄地、她割麦、她碾场、她推磨……逢到冬天农闲有太阳的时候，她就靠着场边的麦秸垛纳鞋底，一双又一双，没完没了。

那鞋有西家铁蛋的，鞋面上做个老虎头；有东家黑妞的，鞋面上绣朵红牡丹……可是，她再也不给我扎风筝了。

我呢，也长大了，在镇上的中学念了书，我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内容，放风筝的游戏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吸引我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害怕见她，她的眼神让我看了之后，总是觉得心口堵得慌，喘不上气。

而在那个年龄，我本能地逃避着阴暗。

为了这个，我又觉得对不起她，倒好像我把她一个人，扔在那阴暗里了。

生活像一条湍急的河流，把我带到这里，又带到那里。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三十多年的岁月，已在转眼间过去，我常常想起她，想起那个曾经快乐而美丽的姑娘。

1978年8月

<<散文随笔卷>>

编辑推荐

《散文随笔卷》中收集的篇章，在我看来有些仍不必留存；但其中许多已在西方若干国家出版发行，并深受那里读者的喜爱，因此不能一一删除，还得保留一部分。

不然的话，如果那里的读者问起它们的出处，远在异国的出版社不易搜寻。

凡事难两全。

张洁是一个善于在创作风格的不断突破与变化中，获得鲜明艺术个性的作家。

她早期的作品以表现纯情的女性之爱和人间真善美见长，曾经轰动文坛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和《祖母绿》，使她被评论界认为是一个崇尚爱情至上的“痛苦思想主义者”。

《散文随笔卷》集中收录了张洁有关理想主义与爱情的小说与散文。

<<散文随笔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